鶴林集

一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七

宋 吳泳 撰

[illegible]呂叔夫傳

[illegible]其祖王人之事可紙[illegible]遇曾一再書矣都為人

偉右十[illegible]盡[illegible]映[illegible]傳思但隨落月照鍾山也

皆語皆偏而科者未應須之生計噫誤矣大學曰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是善理財者莫如曾子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善豊財者莫如孟子盖自吾孔氏以來未有不以此發身者而況狀元及第必歷三司使國朝自有典彝在也大卿孤騫翰墨之林拔脚風塵之外心事犖犖直與文墨偏長以議論為功業者迥不相同此其所以始而疑終而信終而敬且服也徽之去國言事者絶少館中惟黃成父頗相好它時風力擔當不在諸賢之下本仲亦早晚赴闕矣屋矮暑蒸如甑曷日良晤煑茗談

碁歌文公之詞使人和之

又

棊比答槧誨忽遽甚矣就使不忽遽亦不能盡所懷也鳳山之下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活泉淲淲從松間流時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絃彈伯牙高山流水之操其幽幽可以適體其黝黝可以觀妙若有買田築屋之資便可從老農圃種田藝瓜作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能也敘夫竟肯來說半日話否每得小兒書聞

以某去為身憂固荷朋友之誼但恐行止有命弗能强人之從衣尊固訪山間說陳計議者就湖州賣已新屋置丁氏之屋豈方伯耶若爾則就往僦居何如或得富彥國司馬君實諸公埀念尭夫直以園契宅契戶莊契相示則尤為之望也付之一笑道夫過金陵省李永之病於鳳臺勞悶極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旨哉詩人之言兒子亦不欲令久留都城或欲拜見自謂之進

又

其頃承回槧極感相於之意山間久居動輙成趣林水
靜深絶無暑氣與琴宜松月高朗清風徐來與鶴宜雲
亭雨觀戶悄人踈與碁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
富與詩宜却緣兒輩時有書來未免溥惱懷抱鄒樞胡
為勇去直翁胡為請告欲歸稽山胡為召寶慶間借君
臣大義以鞭辟善類者胡為復見之論奏火胡為屢作
不止兵胡為誶語未寧貴要之家胡為搬動行李以為
民望此何景也須是別作規模喚幾箇人歸來降心商

量方可寵山故事便可推廣此事望毅夫力賛廟謨之決其輩只因多言掇禍令又不能自禁輒與宗文及之

匀勿廣

又

其比者使人之還嘗餙一箋以答謙施計必上徹穹覽宣歙間大雪浹旬深者文餘淺者盈尺川陸為之路斷米不入市薪芻價益高師人多寒細民艱食為之邦侯者只得痛自尅責發倉廩粟支歲寒錢米以千計錢以

萬計甫得濟活幸至無事隨分燈夕又與之作好春矣詩牌云半空霽月天公眼一點華燈太守心此其志也設廳下又有四句鵲岸雪消金柝靜鼇峰春到綵燈繁時人不鮮邦侯意將謂癡獃作狀元此其興也燕同官及尚中兩詞就錄請教幸賜標月之指道夫近相聞和賀新郎水調歌筆力稍壯舍弟自去秋過此痼疾作作輟比因風雪冷氣衝搏疾逾甚人豈知果真病耶敘夫近按吏鄉人之好事者又謂曾經商量寬哉其已四上

祠稟期於必去草此占敘悃悰願言順理三陽珍馭氣
以輅新渥

又

某一年不學音思心彌結以某懷穀夫想穀夫亦峯峯
於某也客有自雙溪來者竊知尊兄觀書靜閱羣動晏
晏守道不以榮辱欣戚嬰懷狂士豪徒亦少接納此自可
清心省事想學問如大川之增如長日之益而莫能禦
也某閒居寡儔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書一

二分應酬朋友所干文字率以為常儘有樂處第西州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斯世又未有如韓魏公為石守道買田莊司馬溫公為邵堯夫出屋契者只得力學守貧柴立於其中而任運也久欲相聞以病瘏瘫數月入冬方有起色拜此草草願言冲輔氣機以斯文斯道自愛

又

某聞者不遺枉賜書教辭豐誼渥愛踰骨肉以某之懷

敎夫知敎之亦拳拳於是也進退出處大畧相同更不欲深為敎夫道似聞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為平正友朋有自四方來者畧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考訂書傳六年于兹矣前予望刋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予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兀兀於殘編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藴亦已難矣蓋書最難者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

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頴解只到洛誥而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笥此某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藁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來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祈以斯文珍愛

答李微之書

某聞不上起居狀比從令弟在史轉示寳帖熟窺仁誼之言度越畦畛之外近見尤伯晦説鷁馭久留池陽方此西遡蘆花荻竹之浦不致落寞否蒲萄漲肥却可到江陵度夏也紬金匱石室之藏游紅蓮緑水之幕歸輿亦不惡矣朝廷見行下館中令盡以寧考會要三百沓發付以待鴻筆纂修次第悉如大著之請也某六年朝列半歲五遷已為僥倖而正兼詞掖則尤僥倖之至也

平時于文字間不敢不勉而又有封駁之職比繳還許
俊承宣使節度使檢校少保駁論梁李降官之罰太輕
公論頗以為然不審繳章亦經書月否和仲之出殺夫
之罪左史計必報去詹叔將漕金陵為況極相安舍弟
在荆州必得胥會幸趣渠早來兄亦欲援吏迭之制持
一麾而去也欲言如海掛一漏萬顧言輔養神明之舍
拓開久大之業

又

某咫尺門墻少踈拜狀盖秋來一病彌三月不愈近方
有起色屬服剛劑太過胃廩之官雖健而䰟門之癖間
作岐黄素問書陶蘊本草注今猶未離几席也侍郎抱
國史隱於南山之下揆諸公論負屈稱久矣作宋一經
舍鴻筆誰屬且晚須奉京祠以終其志耳某屏居一年
讀書亦粗有緒嘗以為文定胡公策進士四十年在官
實歴不登六載文公朱先生歴仕四朝幾五十年立朝止
四十日仕於外者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月之暇能讀聖

賢諸書光明正大卓然立於天地之間名之曰人其六
十二翁矣瞬息光陰更不堪把玩若復悠悠憒憒不啻
用其功則將起初平無及之嘆而墮於小人之歸矣甚
可懼也膜外榮辱又何足嬰諸懷哉本欲相與盡豁欵
論名理來往極鄭重溥禮姑餞歲華餘冀精護鼎餁力
扶泰道

答李成之書

某去冬中川上狀今復星歲改矣前此聞尚書去國復

還寓里意謂撑舟渡月過茗溪來可以得一番會晤物色久之而拏音竟不聞矣尚書雅淡冲夷静觀羣動讀書精舍老兄弟日各相講磨想必有進學之益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其自罷守來歸則無此樂矣嘗取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讀之亦欲向上作少工夫蓋此書竟難全解只如屋壁所傳與口授不同諸序所記與經文相外帝王之制與史官之詞叙雜難辯篇帙之離合章指之同異歲月之後先地里之遠近又或有缺文有

疑義有斷句傳注有理到者有全害義者林少頴洛誥
而下已非親作呂伯恭洛誥而上亦多出其門人所記
此都著整頓括掇出來浩浩難下手不知年歲之不足
也向來隆山先生令兄郎中與尚書俱為此學苟有精
至處無惜下教甚欲一見審問明辯而天寒歲晚矣薄
禮聊見鄉風餘幾珍護氣機竚登密地

答岳肅之書

某伏以祥雲齋雪媚此章月恭惟坐都賦輿春滿淮甸

泰元媪神棐相台候萬福某生長東蜀不識東津面每得片紙妙墨洗刮千秋之塵數行麗詞抉出萬寶之藏則因其書可以得其人得其人可以見其心矣俗流化微人物衰少政厖土裂太音不完工於翰墨者必不閑於政事精於綜理者必不瞻於文學以儒飾吏事者又必不能測識軍戎萬里之情侍郎精神而醇文墨而吏胷中有數千百年南北巧攻守樣子而沈潛韜晦其與書生僅習偏長縮縮如束長竿者大有逕庭矣但諸葛

孔明當經事綜物之時而文采不艷過於丁寧陸敬輿於遠近調發之日而書詔若不經意動中事會吏望侍郎以孔明敬輿事業自任則文藻餘事益浩乎其沛然矣某猥以晚學丞于秘林學殖就荒筆花不潤朝紳間每說侍郎有數種書皆人所未見久欲拭目一觀而未有便偶因臨安洪兄之行輙就委之洞扣青囊之鐍惠肯賜教它時有得焉則不敢忘所自也洪兄名勲字世魯閭爽而秀嘗識其父子於岷峨之下乃翁自得書家

食之久甚可念也曉窗乍晴拂寒雲掃殘霞散崖畧布此上幾護太白之璫宿硫黄之鼎竚聽屐聲切星辰而上其忱扣

答蔡遵父書

某比從三衢士友得知靖作狀開潘之始訓齊吏偷撫閩民隱純以豈弟為政某每笑俗儒誤講豈弟二字大而為州小而為縣一向寬弛紀綱不立教化不行遂使貪官徤吏目吾人為書生不了官事寬哉吾道之不明

耶豈以強教弟以悅安本經正文元不教爾寬慢放倒而後為豈弟也遵父其得之矣良貴去國之後遵父得郡而出景仁和仲屢丐外而未允某後日再請恐徑可得歸也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絃絕響息未有繼者荃蕙化而為茅兮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強自樹立如來書所謂立朝大節當使凛凛可觀由東之言一本諸道而時不與焉蓋同此語脉也仙里藥六十四丈竟是學問有本數日前出示近帖亦復論至此為

之慨嘆其災患遭連書問停廢已久但世俗之禮一不相酧答便以為背教傷義惟是五項起頭之劄施於故舊殆似浮道陽相尊者仍用歸納切乞原照浦城令兄一書至今方能報去亦不暇治擇筆墨甚草草耳

答方齊英書

即日夏氣清淑伏惟袖昭文氏之琴玩心聖處相在爾室台候啓處佳福其交四方之士久矣荆江風雪中小車從花外來遂得交幕府之彦暨游中都又復盡簪餐

秋英之初落啓夕秀於未振真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少也道喪言湮才識不競闇識者既難窺藩畛厲者又不由户粗有一知半解者則悠悠夢覺之闗而無大警省知縣於天命流行之間而洞見著存之理其何敢不以古人期之但聖學路長卒難湊泊為善之事切須平居講貫令本數末度該無罅縫則它日臨事必不至錯了路岐舜之所以孜孜顔之所以拳拳正為此也若必待居官接物而後相與商訂為善之事則將

恐善利雜糅而決擇難工夫不接而德性懈自縣而州自州而一道又將欲大有為也則何以哉義理無窮問辨無數區區之意非為它日之為善更不必商訂也盖只欲就此時完養思慮栽培意脉先使邪氣妄念無一毫夾雜於其中則舉而措之天下其為善之功用豈不滂沛也哉其久玷周行曾微補報嘗愛横浦南軒二語書之坐右盖以為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它日必欺君賣國平日不能犯顔敢諫

它日安能仗節死義以此體段常存於心庶幾不至爲小人之歸所以輪對二篇應詔一書亦隨分説得去不謂副草已洞徹書月也既切矣又磋之既琢矣又磨之正有望朋友之規勿愛於言幸甚自餘仍乞以聖賢事業珍炁

答王成父書

某伏自去歲從合陽答來教之後遂下古渝日酣於欵乃聲中雖欲摘蘭茗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夏中伏領寳

帖襟儀灑落見乎其辭鄉邑得茂宰悉意字旪絕以豈
弟為務二年民安之但豈弟二字世之士只一滚作慈
善看了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但安民便了必也
扶道植教俾斯民興於禮遜然後盡吾所以父母斯民
之責不然則徒善而已矣成父當亦領解於斯也其綴
跡周行已十月矣輪對尚在來春之莫宿齋預戒充積
誠意久矣朋友責望不敢不勉是閒文公先生諸弟子
如葉文知道郭文德元吳文西庵度文性善時有過從

講磨之益方京華車馬如霧而每與三數公作冷淡生活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此存主得定沽名好官職之事都不能犯吾之關也成父以為何如仍冀講學自厚

答蔡達父書

某頃被融風為惱繼遭臺評災患遭連曾不寧止聞報之後即徑往鳳山待罪聖恩閎大不加黜汰初二日晚既降予郡指揮二十一日又被寶章寧國之命罪戾之

人不宜冐昧居此已連疏控辭必祈於得請也山間閴
寂絶無暑著氣每風輕雲澹花落鳥啼滴露點周易焚香
讀道經頗有佳趣又一二道士能鼓有虞氏南風之琴
歌離騷大小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窅窅可以觀
妙若有買山之資則便可築數椽於其側與山農溪叟
種田藝瓜為終焉之計而兹事卒未能也京城再火國
力既屈邉聲一動兵力又單諸賢何以為策是間極僻
黜陟俱罔聞知或朋友訪來粗能言其梗槩獨吾違父

素非生客一字不相及何耶海內人物絕少今卿月既高公論赤幟往往亦責在閣下切冀發揚蹈厲無日飲西湖水作不鳴之鴈乃所深望紙荒筆槁占報不莊上幾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焉

答郭子寄書

某端平更化初獲接服容觀玉聲於振鷺庭下違去道德條又五年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未嘗不寘此詩於懷也某山野之人少知世事六月間得邸吏報狀見御

筆新除兩諫官除書一頒識與不識莫不為朝廷慶得
賢之喜京師競抄諫疏以流傳下邑遂得與舍弟拜觀
言論侃侃風采諤諤人心道心之論陽明陰濁之説聖
遠言湮道衰化敝幸得正言復體貼出來至於覆鴉巢
以來鳳凰耡蕭艾以植芳草此則又言人之所難言幾
有動搖山嶽之力蓋學自伊洛中出者其淵源議論固
自不同也然嘗讀國史士之學古懷道者不為宰相必
為諫官而移孝以教忠者至謂欲做諫官不能得蓋式

訛溺心以畜萬邦其所關係甚大只緣大人格非之學不傳惟有諍臣一路可以行志比又聞一再抗疏請祠何為太蚤計耶慶歷中孫之翰等因劾宰執不下相繼引去仁宗從容謂甫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逐言官各自為計則善矣如國事何元符間鄒道卿以諫宮闈得罪自謂其言為戇愬田承君正色語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方今坎離失位泰否反卦其所當言者甚多勸行好事以迓續元命力扶

善類以培養壽脉小言入則受小利大言入則受大利正言豈宜一日輕去朝廷之上哉其一擯歲餘自知學力不充無以孚信上下只欲潛心伏奥窮理脩身為究竟法忽令月五日誤叨進職于都之命恩出望外揣心若惕豈非端人在位有以陰扶密護不使之終棄耶不作帝城書久矣念不可無一字伸賀謝之悃書不盡言所冀護好賢之衣寶擊邪之笏以昌公道以康兆民

又

某比者春中飭箋用敬計已關徹書月玆覩除書承知
陛下言坡晉躋柱史拾遺失一諫士雖無龍墀扣頟之
風記注得一儒臣猶有螭陛直前之路未須引去儘可
攄忠右使英名娉節已在水黄河之源山泰華之頂矣
蒙泉而出之以時宿火而達之以壯猶不能不望留功
名作久遠看也某自來東嘉適值歉歲悉力招捄除某
與同官捐俸廩勸分外其朝廷科降度牒倉司分撥米
錢一文粒皆實惠及民今排日糴濟度可至六月終今

則綵麥豐登雨暘時序秧青水白當有一稔之望生平精力盡耗於此重以鴒原之戚外景與內心相觸百念灰寒恐廢郡事更望於吾君吾相之前力賜一言令臬早得脫去不勝至感餘祈珍嗇約鼎飭芙蓉裳以竚兩地之拜

答徐茂翁書

臬曩在宣城曾得一番交訊罷歸寓里翳然林泉間一字不敢通帝城書雖厚祿故人音問亦廢夏六月忽聞

御筆除兩諫官亟起而視黃紙除書則元直林宗也公道宏開端人進用不但為吾黨賀為天下實賀後一月朋友間傳示三疏斂容讀之司諫平時清謹恂恂似寡於辭令遇事當言風節堅勁議論切直無所避直得諫臣之體王沂公嘗謂韓魏公曰向來臺諫官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如范希文輩亦未免近名近日頻見公章疏只如此可矣如此可矣云者甚猶以為未能窺司諫之所止也官以諫名立殿陛與天子爭是非辨邪正乃

其職分昔之小人嘗以朋黨二字傾忠良今之君子多以心事二字被誣謗國朝名臣如程天球歐陽永叔蘇子瞻周子充皆不免受此名況它人哉不是諫垣獻納經幄從容於上左右深明而力辨之則將恐仁賢見忌於蓄疑骨鯁潛消於積毀雖有匡國致君之心亦何自而達耶殿講司諫計必垂念於此否某自奉祠官深居退省誦衣錦之章絕不以文字語言求聞達於世比恭甫登用公甫引去首聞司諫以詞翰稱譽於諸公間良

荷不遺故舊之意雖學植槁落不足以仰副盛心而起家予郡越等進職意者亦由拂拭游揚而致斯哉某丞外府時昉識司諫在郡從之先今既得路亦不能不藉一雲之終覆也草此申賀併述謝悃所祈護太白瑠毓硫黃鼎以棟吾道

答趙茂實書

某春夏間常得交訊居閒成癖一向不復嗣音中秋五日夜讀黃紙除書承聞疏恩鳳闕寓直鼇扉斯文有光

吾黨增重猶記往日茂實與某評品文章戴南塘語謂自六經左氏國語外至西漢而止又說某料子不曾夾雜晉唐而下草料是時已嘆服英猷卓識迥與綴文之士不同一舉而為南宮舍人再遷而為翰林直學士固其宜也大抵文章只要古履常法度宗王介甫景元辭氣似歐陽永叔蓋自西崑剝落後歐王兩家實為近于古茂實於此稍加意焉前修不難到也某閒居寖久兀兀一經今已窮年粗有一知片解更不復為言語詞章

比又叨誤恩除閣子郡見其免牘萬一未賜允俞只得先過東陽望玉堂如在天上所冀飧沆瀣餐清明厚自珍毖以聽金蓮歸院之詔

答唐伯玉書

某暮春送客於清湖翠柳邊今又見荻花風矣每懷濬發英猷姱修偉節候鴈北飛所以望吾子正也時事豈無可言向日諸公但言君子小人消息之幾今此便可破口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决此亦是箇說話只在翻轉

使耳欲言如海掛一漏萬會景仁詹叔諸文引誠餘祈為道體珍重

又

某比者外甥入京待試輙附一箋申述起居之問計已關徹省擿得邸吏報承知樸被直郎官省提衡當吏部銓氷條甚清華轍益峻每聞持左銓當以嚴典右銓當以寛嚴以窒貴要請托之門寛以開覊窮阨塞之路於斯二者而用法酌情則得其平矣子正以為何如蜀中聞又

有遞報劒閣開達之冦頭勢頗重益梓夔峽間恐又如沸鼎矣每思東坡手帖云歲猪鳴矣火爐上燒骨頭煮血青自有一種泰安風味今那復有向來時節感時之淚不覺迸流重之以兄弟顛連親戚離散積憂成疾幾旬日不解隨分又有官事如誅斬逃軍放釋罪囚減價糶米增錢充會皆不能不費酬應茲豈養痾之地哉屢上丐閒之請誠出衷曲若就早得去不致委於司敗幸矣扶憊相聞顧言清明厥躬祈有親擢

又

某去秋因惲推官人便草草拜狀併以答汪尚中復卦動靜說求教回書示及剛反之誼更圓亦書之一助也子正經明行飭學易書年工夫自有諸處令不遠數百里録示婺源記文且云尚未分付指誨修改地中有山謙子正實見於行也性情義理之學人皆謂二程子發之而不知自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以來已有其漸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柳仲塗穆伯長諸

人已近於古文以理為主體次之學而無統則悖言而無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學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幾而文公獨取古靈先生天台孔子廟記曾南豐宜黃及筠州二學記盖華藻之辨易工而義理之文難好也至若文正公子陵祠堂記胡文定父子極所稱道而文公獨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未免傷粗而不究欒城晚年作待月軒記自以為見理最高而文公獨謂其軒是人身月是人性未免假外而

合內東坡文字任氣有疵病處最多安南學記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却似因人之聚場命之以作角觝戲無甚義理蘇范尚爾豈可以易心臨文哉紹如朱先生祠堂文許大題目使某輩當此筆也須是浸灌義理根極體要將文公所說古靈先生曾南豐體段寘之胷中又須觀文正公東坡欒城疵病生在甚處養其膏而俟其光耘其莠而望其實雖然如此猶不敢輕下筆本之以黃離尚之以白賁體之以含章之

坤順之以養正之蒙博之以畜德之大畜翻之以用晦之明夷原頭上浹洽則流之所出自霶霈莫能禦矣此皆先民教人之標準某輩常遵守而勿失不知高明謂何台諭諄諄仍以朱先生所論記體答來教幸賜勿罪自餘切乞為斯道斯文梁棟自任

又

某去歲東嘉交訊之後邈不嗣音中間承聞祇召入京陛華粉省都弗克申述賀語然與四方朋友未嘗不同

致君子得輿之喜也子正行高而養粹德新而理明玩心黄中觀象白賁晞世閒華競恬不以嬰懷再潛于郎不審曽登對否積誠意以格君心主公論以扶國脉度必有可觀者然某嘗謂與其遇于巷而无咎則曷若揚于庭而有厲為光明也前時陳叔茂曽拈出明夷左股一段援引頗切而發明未瑩後來頗以某之言為然不自揣量動輙撓行奪席良可笑因筆及之某治郡無狀一年之閒喫盡辛苦賑飢恤荒髮為之盡白其如蠲夏税

故秋苗置裕民餉軍兩庫粗有益於東嘉而終以罪去
平生所遭類如此更何敢尤人耶姪輩為亡弟請于朝
葬荆溪且欲廬墓二年然後議所居止其勢不容不暫
回德清也偶因問及道其梗槩良晤尚遠更乞冲養道
腴竚登經幄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二

宋 吳泳 撰

書

答羅嗣賢書

某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游文闈已鎖醉翁矣霜月之夜細敲棋子空落燈花懷我良朋莫適其願迨理行艫東去又弗克干一語為標月指悵然而已府教學宏而詣文麗以則每見之詞翰閒清腴奇峭殆欲謝朝

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晞其輩學植之槁筆路之荒大有逕庭然探黃離畜牝之旨味中庸尚絅之訓昔之聖賢所以修身立命體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語言為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為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為文詞粗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靠不得日夕戒謹恐懼實懼為胥人之歸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功處潛玩體索令帖著身上來蓋以我觀書則隨悟而

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理甚昭昭灼灼修之
家庭用之天子之廷不過將此體段充廣去嗣賢所謂
幼學壯行之誨大約其謂此耶浙西春水浙東夏旱梓
遂與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風益肆橫天時人事
如此憂端無窮大游與五福太乙之說更須詳推測下
成都教授元有一任回除學官指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
饒舌也自它更冀為天下之寶珍毖為請

答文子舟書

萁夏中伏拜手帖方謀奉報而剽聞敵騎已犯武休矣寇之始至也賓師有去之道自與他人不同獨是音響昧昧畧不聞撰屨消息心竊憂焉後來得兄弟朋友書則知還定後已即回漢中但不審學舍亦遭焚燬否耶崎嶇戎馬之間講明俎豆之事此一難也當世所急者長鎗大劒所問者芻藳糗糧而子舟衣縫掖之衣領青衿之士絃歌是間此二難也諸道惟東軍易潰潰則叛叛則招招則驕利為寇而不利禦寇子舟雖欲受出征

之謀歌獻䜟之頌書破賊之露布何可得耶此又三難

也積是三難都無一可誰不謂子為迂然尚有説副使

舉動磊落傑特子舟尚抱經濟之冐直扣軍門以半策

干之度必引為上客此則鄉人所屬望也朝家每憂西

頭事重旦晚必遷動一番却當延譽陸續稟聞爾其仕

材咎颯秋初忽叨祕館之命後兩月都城火應詔上封

事未免又貢愚言較之輪對覺得更踈直也世間事不

言則已言則升湛進退直颺下一邊安能如騃人癡子

不明不了長居戶限上耶良晤尚睇願言實此令名以時自力

答程叔運書

前年敵騎入洋川曾草草一箋訪問生死道塞地梗浮沈不能懸斷去春有賈人攜鉅緘而來巳驚喜過望今歲又拜琺墨迺知自洋而漢自漢而復之巴山其為兵間困苦之狀蓋有史冊中之所無者疾疢所以生慧憂戚所以玉汝安知患難流落不以老吾叔運之氣耶叔

運疑姿山立論事泉湧運筆颯颯動書數千言亦自奇
峭博麗使當漢之初興必不曰安得猛士生唐之中世
必不曰安得好漢龕麗細並入皇王帝伯錯出豈不為經
世之才但韜晦善藏或者猶有餘望來書又欲驅駕筆墨
撽召風霆拈弄刀尺剪裁宇宙此固書生活計但恐風
霆高遠宇宙宏闊君未必有常山寶藏符并州快剪刀
耳一笑所需憲漕書定甫舊朋友景南亦常同官不敢
不如戒作去然聲名氣焰如此恐未足為輕重也其登

朝六年分毫無補八月更得一對則便可歸掃松菊矣郡兵鵠立索字草草占答自今應有遞報家聞却望時因北風惠我好音

答黄子實書

某去歳得舍姪江陵書頗詳入峽之耗猿啼渟雲鴈落別浦竟不能馳寄一字然每與兵侍郵筒往來則未嘗不聞知也制侍以真法從閒大行臺幙中雄辯呵斥星辰馬上檄書鞭走雷雨此内機之任而以詩從軍又其

次也今讀壬辰已後詩藁氷懸雪跨混之唐人集中固無能辨然歐公每謂聖俞之詩氣完力渾辭非一體至於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專號詩人者此則某猶有望於子實也某三年秘府僅能收拾放心留意簡冊其間良朋益友相規警多不喜拈弄筆墨以故詩人之類絶少今得君書來譬如早年好獵自後戒之甚嚴及至中年忽見人飛鷹走狗猶有喜躍惜乎未有見成之詩以答來教耳

答胡叔獻書

某頃被火之後復遭臺評灾患邅連居無寧止聞命之夕即襆被守闕而出更不候星牢落雞喔咿矣今暫憩翔鳳山下不謂故舊時相勞存獨惟太社定交不為不深畧無一語之贈方此驚怪而蒼頭已踵門矣來書以道之興廢歸之命身之遇否歸之天陳義甚高晚學何敢當此但山間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流泉飛遶屋下三竺靈鷲山風斯在下又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

風之琴歌伯牙流水高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宵
宵可以觀妙荒志滯慮為之頓釋若有買山築屋之資
則便可於此種田藝瓜為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定也
記得邵堯夫在閒司馬君實富彥國諸人皆與之區置
家事如宅契園契戶莊契悉捐而與之令人與居而古
人與稽安得有若人哉予郡指揮雖蒙札下罷戾之餘
安保其往比得小姪訊舍弟又病于金陵甚重風雨之
思南仲子華襟誼高大撫問備至令人不可忘因書到

維揚為某拜意令舅蓋自入山之後更不欲作厚禄故人書也自此遠矣草草占答餘惟以天下之寳為天下珍惜

答張平父書

某去秋理行臚東去曽於蓬窻傲兀間草草書數行以酬贈言纔出涪江望西山紫翠便覺日遠雖欲採杜若摘蘭茝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平父志强而文贍才老而意新靴笏之林纔試初武徑登上幙連取薦書如㕘破

竹如丸投區青雲可立致矣然朋友之望於平父者則更宜味含章之旨守居易之訓緩轡長塗毋墮蹶趍之譏則心和氣舒而祿亦在其中矣其自二月入脩門本無畱中之望延審政堂躐丞外府較之前此之珍則叨覦過望也立朝最難侃然正色者動為時所忌而平平無甚高論者人郤以不物待之如縣輩山野之人安能改化為此市朝之樣明春纔得一對則便乞一障以還素心所期只是如此平父袖手觀棋枰豈無一着可以

下教耶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更冀講學珍重

答徐公發書

某六十三翁矣每誦邵子六十三吟有云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為此其時也豈其崇情篤雅訪勞始生責之錦字之書投以陽春之曲褒拂過甚末章所謂雷聲半夜起洛波龍則不復有此夢矣嘉定海邦得賢令尹慈以愷悌鎮以靜謐度其必晏然無事每笑南冠謂西州人士不諳曉東南獄訟財賦不知孔門稱言

游季路究子賤之賢漢循吏傳述魯恭卓茂虞詡之治
亦以才諭耶尚勉之哉以張吾軍幸甚偶山行方歸占
答草率餘冀以天下之寶爲天下珍炁

答鄭子辯書

某厭伏大名於縉紳之林舊矣登朝十年半交天下士
獨一面未識荊州華緘惠賜如垂露在手春風拍懷其
有德之言形於筆墨遥望之可知也袖雲錦機製花錦
地詩書中流出惠政不緩不迫源流自大小鄭公來者

固自與流俗不同也要畧寵眖博學甚多風簷披讀帙
簡而綱宏詞約而事盡用功深者其傳必遠當於此書
見之間者鄉里范潔齋作長編舉要李悅齋作十朝綱
要又有眉山楊明叔者纂成長編紀事流傳世間本末
粗為詳備同先世一書參錯互見後學者何其為幸耶
某舊學荒落新知又不長進今此冐為東嘉之行凛然
未知攸濟蒙賜惠問感荷高情經行使邑自得捧刺以
抒願見之懷歲序匆匆作此不謹願言護笑製精瓊糜

徑歸舍香慳簡之選

答涂安禮書

其一自帆落浙江之南望西方美人却如在天上每得朋友書乃以天上人相目何取義之不相侔也向蒙惠教蜀碊三十篇莫非切時之論兩序亦平正無毛病但細觀古人論序所以名世而可傳者不用如此之繁貫誼只是政事一疏諸葛亮只是出師一表王朴只是安邉一策陸宣公已自多了然所言致八利除六失又只

是緣邊事宜一書繳結到得國朝范仲淹論時務十一事蔡襄言國論十二事渡江諸賢或七或八或九或十大抵皆體宣公規模獨林珦者條四十七事各為之目一衍紀二師心直至四十六利器四十七明決而後已使其果有切於利害則條分類析不以為瀆如其不然但恐浮文妨要爾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某常愛文公先生語一學者云公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至哉斯言安禮若有志共學

則常諷誦而深玩味之可也其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
封事者三每録副本寄歸常語岳甥轉呈度必澄澈書
月然無一番不與文公門人商量蓋文字毛病如春草
漸生旋剗旋有不厭朋友切磋也欲言不盡意切乞講
學珍重

答胡彦肯書

歲序匆匆又熟羊胛矣不審風雨對床近履何似比舍
侄來奉雙壁帖辭豐誼渥仰見耐久之情所諭書傳考

訂六年未脫藳盖前乎望刋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
願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几几於殘簡朽竹間而欲上
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緼亦已難矣且以其大者言之言
天文者莫精於堯典言地理者莫詳於禹貢言五行者
莫邃於洪範士戴天履地抱負陰陽而上不知經星常
宿之度下不察九州山川之理中不究名位體性氣味
之别則何貴乎為人哉如司馬子長紀班孟堅志則載
書之本文而不釋其義劉更生傳則析洪範之大法而

傳會其義所以義理玄微而窺測難規模宏闊而來訂難衆說淆亂而折衷難負此三難終未有春融氷釋處安得有温柔篤厚之士而與之商畧其緼哉草草復來教不宣

答王次點書

某浩别丰神今跨二除矣每懐中川舊游朋友銜杯酒叙平生談今說古未有如舜翁之豪岸絶羣也舍姪來蒙緘示周禮訂義四十卷遂足前日春官以下之書晝

窻繙讀手之不置因以是窺見次點真好箇右里經塾之師蓋自成周教法隳壞田不井授士不自食其食貧無常產因無常心故秦以客漢以俠晉以清談唐以華競循至於今馳名鶩利者周游四出更無安土踐修之實遂使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十二教不復興行於世是可懼也六官皆經世之典而地官之職尤為該備諸儒釋之詳矣然意翻空而易奇事證實而難巧秪如司徒掌教而多載山林陵麓之事掌教象之法何其多目也

屬民讀法讀邦法散見族黨州閭之官不知讀者又何法也其目可得而聞歟孟子於爵祿之制僅言嘗聞其畧則想籍去而法亡者不但此一事也次點更為鉤深纂綮要以瑩所疑不勝至幸

答潘周卿書

某江心執袂摻別三見薰風矣每懷良友無日不起參月在門之想便中忽奉瑶帖辭誼亹亹繹繹度越筆墨畦畛之外手之不置所教書傳大節目工夫浩浩顧何

以窺聖經之藩但此書極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疑義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頴解只到洛誥而終吕伯恭解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盈箱溢筒此某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纂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

與諸兄共訂此千古之疑哉具萬里流落居無子雲一區之宅耕無𣏌子二頃之田每愛中州佳山水郡乃多士淵藪亦豈不欲希膏潤必圖一枝之安比西水逵夫叔方及彦隆兄弟各相遺書亦勉其于焉定居今契兄又諄諄及此殆有洛中諸賢延留康節之意感感亡已秋凉游鴈蕩諸山就為姪輩了婚聘事或有會晤之期更幾為門人自厚

答劉成道書

某遊遲晦色三見荻花秋矣每誦月落參横之句嘗懐賓友在門之思值便中惠寄瑶帖四詩寵教絶不道煙火語想游思翰墨圃所造益平澹矣某近來看詩覺得須是以三百五篇為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晉宋陶謝等詩為風骨然後能長一格盖詞之華者易工趣之澹者難詣故退之每愛張文昌只稱其學古澹每喜僧無本但謂其往往造平澹則詞語抑揚之間是猶未純乎澹也成道若用心科舉外當直以古人自期更

勿從晚唐諸人脚下做起生活此則朋友之望也近作三篇姑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會舊游諸丈一轉似之無妨也餘祈以天下之寶自愛

答唐生書

吾行天下半矣獨未能如太史公上會稽登龍門探禹穴雖徧交南州之士獨未識足下比蒙垂訪抵掌談時事動以坡公相期且辱垂示所著史論五首網羅舊聞筆力亹亹不倦未易得也但首篇謂蜀漢之不能成功

者三似若以成敗利鈍言孔明者孔明以區區三分天下之一而經緯十分之九使其不死擒操馘懿必矣看孔明須是看他與昭烈朝夕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一片忠誠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魏人嘗謂其主將畏蜀如虎敵豈可謂無隙之可窺耶向來鄉里南軒先生專為武侯作一傳已發先賢未發之秘想足下未見本否姑答來教餘容面見傾倒

答唐廣夫書

具舊游鶴山知其門有明春秋者於大義數十悉能通之間馬乃鄉人也豈期道合志同獲聯姻好日其書耳其論論雖莫得展奉從容大畧過所聞矣聖學失傳道術分裂一人挽之不若衆人挽之之為易但醇慤者拘於記誦敏秀者又銜於辭章間有自拔於流俗則遂以學問驕人外粗慥而不密內顛實而不虛此吾道之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所貴乎求助也姻兄資禀浚明自處冲退受道之地已寬進進不已實心鼎將去何憂

不潰於成若具輩則倀倀如游騎出愈遠而亡所歸是則可憐也儻有疑義不妨互相啟發其如世俗之書陽浮相尊非所望耳叔興弟孝友而廉謹器質自良更時與商論大令加切磨玉汝之道亦不能無待親友也

聘饒伯與書

其西州晚學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學用心科舉外之士未嘗不聳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與往來

質問而五峯先生則亡弟於漢陽又嘗師之靖惟堂長徽君講學有本末制行有榘度內明外齊靜專動直於先老凋落之後惟若原隱君子一人而已其被命出守於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敎化而求所以友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敝敎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屈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矜式而其朝夕得以問政問學亦不至冥行爲俗吏之歸也恭敬之實不可虛拘輒遣車幣薄禮惠肯命駕不勝幸願春

寒尚峭中涂更為吾道自愛

上曹太傅書

竊嘗謂學問之源流未嘗不相接也雖託之於人者或絕或續見之於斯世者有明有晦而義理之在人心微言之詔來世炳炳若揭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曾不以人之存亡世之治亂風俗之升降而為之閒斷也春秋之季諸大人不說學夫必多有是說也而後及其大人也則學將落矣然以其時孜之魯之閔子騫則知道

齊之晏子嬰則知禮冀之郤缺則知敬晉之胥臣臼季則知仁之則周之劉康公則知天地之中穆姜一婦人耳筮易而知四德曰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曾不待夫孔子之文言也穆叔一使人耳誦詩而知五善曰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也初不用夫毛鄭之訓詁也意者當時去聖未遠風氣濡染而聞見正義理浹洽而源流長其間豈無秀民茂士相與護持苗脉扶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澤於未墜者哉嗚呼貞元不常會大賢不世出後之學者受胎不正則血氣偏枯而脉理不相屬矣下種不實則根苗粃稗而生理不腴暢矣憤悱啟發之功少則所見皆軀殼之私潛體客察之味不深則所得不免囿於簡冊之内盍亦泝源尋流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者何學孔子子思孟子所學者何事玩辭而知味因事而推理則盖有默會於心者矣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河洛之學非河洛之學孔

子子思孟子之學也蓋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洙泗之傳下演河洛之學繇北方而盛行於南國者蓋亦有自來矣南軒受道於五峯於是乎有湖南之學呂公受經於三山於是乎有東萊之學象山兄弟自立於家塾又於是乎有江西之學惟永嘉陳氏之學則得於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學接於周公行已許公景衡而實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學問有源委行已有槼度甫年二十從止齋游則讀書講學已就事上窮究實

體其後與晦翁往復問答剖析疑義則又欲從理上推致於事事物物之間其實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故其為文也如水行地能普萬物之澤為道也如星麗天能回萬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執事昌明正學以為斯文宗主哉佔畢小儒濫叨蜀學平時非不知誦其書服其言有志於古儒先之學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統僅沾一溉而不窮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孚尹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則具所願見而欲觀其的傳者也

昔侯氏師聖初從伊川未悟後訪濂溪越三日而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世蓋有終年不能究其學而一夕之間氷釋理悟者執事幸教焉不宣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